

消失村落的重聚

——香港薄扶林道西國大王廟的孟蘭勝會

陳康言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在香港島南區薄扶林道接近置富花園附近的斜坡，有一塊正面寫上「西國大王」，背面寫上「合境平安」的牌匾。往下走幾級，就會找到西國大王廟。西國大王是昔日為牛奶公司在薄扶林牧場工作的海陸豐人所信奉的神祇。他們以往聚居在薄扶林村對出的山坡，組成了一條村落，稱為「草寮」或「鶴佬寮」。自 1972 年，牛奶公司被置地公司收購後，一眾以割草飼牛為生的海陸豐人漸漸搬離該區，最終「草寮」的土地亦被政府收回。約四十年後的今日，「草寮」已不復存在，昔日的居所已成為一片茂密的樹林，只剩下西國大王廟還可讓外人了解到此處過去的足跡。在每年的農曆七月十四日，搬出的村民仍會回到西國大王廟慶祝孟蘭勝會。村落雖已消失，但作為宗教活動的孟蘭勝會，仍有著凝聚昔日村民的社會功能。村民自發地組織管理委員會以維持西國大王廟的運作和團結已四散的村民。本文旨在探討西國大王廟的孟蘭勝會是怎樣運作以及如何作為凝聚昔日「草寮」居民的媒介。¹

一、薄扶林道「草寮」的歷史與西國大王

香港開埠初期，在港的歐洲人缺乏生活上必備的牛奶，故一直尋覓地點以興建牛房生產牛奶。1886 年，來自蘇格蘭的文遜（Manson）醫生和幾位商人以薄扶林位處市區附近，但與市區又有一定距離，而且水源充足，天然環境甚佳，選定了薄扶林為牧場。因此牛奶公司便在薄扶林一帶設立牧場。牛奶公司在 1918 年收購香港冰廠後，牧場更加不斷發展，業務亦蒸蒸日上，由沙宣道到今天置富花園一帶都是牛奶公司的資產土地，面積覆蓋今日的置富花園、華富邨、伯大尼、數碼港等地。乳牛的數量亦由牧場建立初期時的 80 隻，增加至全盛時期的 1,500 隻。² 除牧牛外，牧場亦有發展

不同的畜牧業，包括飼養雞、羊、豬等。牛奶公司牧場帶動了當時整個薄扶林區的發展。為了照料牛隻以及進行生產，牛奶公司須要僱用大量的工人。在此背景下，很多海陸豐人因工作機會而移居到薄扶林區，並開始組織起屬於自己的社群。

在牧場內任職的海陸豐人主要負責幫牛奶公司進行勞動性工作，包括榨取牛奶、種草、割草、飼牛和清潔牛糞等等。及後愈來愈多同鄉前來工作，並且聚居在一起，因此牛奶公司在今天西國大王廟下方的山谷建造了宿舍。宿舍類似新界原居民的單棟式的圍村村屋，約有三棟。日後工人人數逐漸增多，聚集成村，形成了「草寮」，或稱之為「鶴佬寮」。由於村民都是負責幫牛奶公司種草和割草，故稱所居住的地方為「草寮」；而「鶴佬寮」一詞則是由村外人所取的。³「草寮」全盛時期有多達二百多人居住。當時在薄扶林村附近亦有牛奶公司的職員宿舍，不過那裡多是客家人和廣東人，各族群的工作性質不一樣。

據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的謝先生說，由於海陸豐人人數太多，三棟的宿舍位置供不應求，故此有部份人搬到薄扶林村和鄰近的宿舍居住。⁴ 海陸豐人在牛奶公司工作，雖然薪水不多，但仍足以糊口。⁵ 所以他們都把自己的妻子、兒女接到香港，在薄扶林生活、讀書，在此落地生根。⁶

以前由置富花園到華富村一帶都是尚未發展的山頭，比較荒蕪，只有為數眾多的牛房。工人們每日要到牛房榨取牛奶三次，第一批工人在每天凌晨一時左右便要開始工作。由於是在半夜工作，不少工人都聲稱在牛房附近見到鬼。為了安定人心，一位姓江的村民便從自己家鄉汕尾請了西國大王神像到薄扶林「草寮」供奉。⁷ 請了西國大王神像到村裡坐鎮後，村民再沒有傳出鬼怪的故事。另一方面，由於 20 世紀初年的醫學水平尚未發展

完善，在畜牧的時候往往感染病毒，例如炭疽病。據說西國大王有可以防治疫症的法力，於是村民便供奉「西國大王」，以求保佑。⁸自 1900 年開始，「草寮」的村民在每年的農曆七月十四日，亦即盂蘭節當天，舉行祭祀西國大王，以求保境安民。⁹牛奶公司的管理階層，為表示尊重「草寮」村民的風俗，會出錢贊助該項宗教活動。

1972 年，牛奶公司被置地公司收購，牧場的土地被發展為私人屋苑，伴隨着牧場工作的結束，「草寮」村民亦因而失去工作而被迫撤離薄扶林。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草寮」的居民漸漸各散東西，「草寮」亦因而走向歷史，原來的宿舍亦被政府清拆。但是，由於西國大王的神龕仍然留在薄扶林，這造就了昔日的「草寮」村民仍會每年於盂蘭勝會重聚的契機。

二、西國大王廟的建構

西國大王廟一共分為兩層，在一個露天的位置，沒有遮掩，只有一幅帆布掛在上層的諸神神龕、神牌和神像之上。從薄扶林道的樓梯往下走會先到第一層。這裡是供奉諸神神壇的位置。由近樓梯的位置開始分別供奉着土地公、諸位福神、西國大王、福德老爺和東山姑婆媽。西國大王是主神，故位居廟的正中央。其他的神祇即在兩旁，而且都有一幅寫上該神祇名字的旗幟掛在前方。只有土地公所佔的位置比較狹小，而且沒有專屬的旗幟。在一眾神祇的旁邊即是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的辦公室、洗手間和化元寶的地方。辦公室外貼了一張寫上各方善信捐獻支持盂蘭勝會的告示。

而再往下一層即是一個比較開闊的平台。在樓梯的旁邊有一個用階磚砌成的石階，上面放着香和燒豬等祭品。在石階前方即有一個天地父母亭和一個化寶爐。廟宇以連接薄扶林道的樓梯為唯一出入，背向薄扶林道擋土牆，面向昔日「草寮」位置。但現在前方已是政府的土地，被鐵絲網圍着，外人不可進入。

西國大王廟雖已有百多年的歷史，但現在的格局是十年前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出資改建的。在這之前西國大王廟的格局都比較簡陋，只有用水泥建成的一個半圓型神龕的位置。據委員會主席莊先生

指，這是因為當時的村民比較窮，沒有足夠能力和金錢去建設廟宇。而且，當時的村民只視薄扶林「草寮」為他們暫時的居住地而非故鄉，所以沒有發展。

西國大王神龕所在的位置曾經歷數次移動。第一次是在上世紀 60 年代興建華富邨時所作出的改動。為配合屋邨的落成，須要擴建薄扶林道。由於擴建工程影響到神龕的位置，所以村民只好把神龕搬到今天薄扶林道的擋土牆的下面。第二次移動即在 12 年前，當時地政署要維修薄扶林道的擋土牆，發現西國大王神龕在擋土牆附近的位置，於是要求村民把神龕遷移，昔日「草寮」的村民便將神龕搬到現址，並擴建成今天見到的西國大王廟。¹⁰

現在的西國大王廟已不止西國大王一位神祇，更有土地公像、福德老爺像、東山姑婆媽像、寫上「諸位福神」的石碑和一個天地父母亭。據莊先生解釋，在請了西國大王後，村民亦請了福德老爺來到「草寮」。兩個神祇本來安放在村中不同位置，但之後由於薄扶林道的修建影響到福德老爺的擺放位置，所以為了方便起見便把福德老爺跟西國大王放在一起。¹¹除了放在村子裡的這兩位神祇之外，當時各家各戶都有在自己宿舍拜祭個別的神祇。¹²在宿舍拆毀時，他們便把自家供奉的神像都集中到西國大王神龕的位置。¹³

三、盂蘭勝會的記錄¹⁴

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大約成立於十年前，並且在四年前向警察牌照課註冊為合法的非牟利組織。¹⁵今天，「草寮」的村民已搬到香港不同地方居住。例如主席莊先生住在華貴邨，司庫謝先生住在堅道，村民江先生和江女士住在西貢，但他們仍會回到西國大王廟去參加盂蘭勝會。西國大王委員會承擔起凝聚村民的中樞機關。幾位成員除了通知一眾舊村民祭祀的日期、時間外，更承擔起打理西國大王廟的工作，包括管理祭祀的經費。據司庫謝先生解釋，每年舉行盂蘭勝會和尾牙祭祀前，一眾舊村民會向委員會捐出若干金錢，一般是數百到一千元。委員會把收到的金額和捐款者的名字寫在紙上，並且張貼在廟內，以感謝村民對祭祀儀式的 support。舊村民的捐獻除了一方面顯示出「草寮」

的舊村民對「草寮」的歸屬感外，亦令到孟蘭勝會有足夠的經費去營運。¹⁶

西國大王廟在孟蘭節當日會進行祭祀儀式，由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所籌辦。¹⁷儀式的祭品全由委員會主席莊先生預早一星期左右訂購，在祭祀前一天送到西國大王廟。祭品包括三隻燒豬、約十箱的金銀元寶、三枝大香，以及一套大王公衣。拜祭後，燒豬會分給前來拜祭的善信，其餘的全是用作祭祀神祇和野鬼之用。

就筆者所見，整個孟蘭勝會大約可以分為早、午兩個部份，在早上七時左右，委員會成員點起三枝大香，表示孟蘭勝會開始。早上是開放給善信前來自由參拜。由早上八時左右到下午二時，不斷有善信前來參拜。他們大多是昔日「草寮」的村民，有少部份住在附近的居民。¹⁸善信大多自備祭品，包括金元寶和各式各樣的水果。他們來到廟後，首先會把祭品放在神壇前，再跪在壇前祈禱和上香參拜。之後會再到下層的天地父母亭重覆相同的拜祭行為，再化元寶。由於每位善信祈禱和上香的時間都不一樣，所以有部份人只需十分鐘便完成參拜過程，亦有人拜祭了半小時以上。部份善信，多是「草寮」的舊村民，會放下數百元的捐獻。¹⁹而每位善信離開時都會收到一份燒肉作禮物。過了中午，來參拜的善信漸漸減少。到了下午二時左右，委員會的成員將所有的金銀元寶和大王公衣放進化寶爐，獻給廟的神祇和其他孤魂野鬼，結束了所有祭祀儀式。

據善信江女士指，在 60 年代「草寮」村仍存在時，慶典的規模比現在的大很多，氣氛亦更為熱鬧。以往孟蘭慶典是「草寮」村十分重要的節日，參與者除了一眾村民外，更吸引到薄扶林村和附近的居民一同參與。在祭祀活動方面，除了拜祭外，更會有神功戲表現。而且，有別於今天下午開始化元寶的做法，當年是孟蘭節當晚十二時才會燒衣。在派發給善信的禮品方面亦更多樣化。除了燒肉外，亦會把其他祭品，比如水果，派發給村民。

據委員會成員謝先生指，由於孟蘭節當天是星期四，不少善信仍要工作，所以在早幾天的週末開始已有善信前來拜祭。再加上祭祀當天上午曾經下雨，會影響到前來拜祭的人數。在祭祀儀式結束

後，委員會的成員和善信亦陸續離開。

每年除孟蘭節外，「草寮」的舊村民亦會於「尾牙」（即農曆十二月十六日）在西國大王廟舉辦慶祝活動。尾牙是村民慶祝新一年快到的活動。尾牙當晚亦會有飲宴聚會，在香港仔的酒家設宴約十圍酒席。除了上述兩個節日的祭祀外，村民在春節時也會相聚。春節時雖然不會拜祭西國大王，不過他們仍會進行團拜。由此可見，再凝聚「草寮」社群的活動是會持續進行的。

據委員謝先生解釋，早在西國大王廟成立之初，「草寮」的村民已負責籌辦孟蘭勝會和尾牙聚會，這傳統已一代一代地傳承了百多年。直到「草寮」被拆毀後，四散的村民依然會組織起來，並且進行祭祀活動。謝先生說：「大王公都保留了這麼久。進行祭祀活動都是為了紀念祖先和安撫遊魂野鬼。自從把神明請到了這裡之後，便一直都在做，都過了這麼多年，即使已經搬離了薄扶林亦不想終止祭祀。」昔日「草寮」的村民因為這個信念而堅持舉辦孟蘭勝會，並從中重新確認共同的歷史，透過宗教儀式重新肯定他們自己的「草寮」成員的身份。他們更會因為自己是「草寮」的一份子而有自豪感。²⁰

四、消失村落的重聚：孟蘭勝會中的社群再凝聚

「草寮」雖早已消失，但透過一種宗教的活動，即每年的孟蘭勝會，仍可以將村民重新凝聚在一起。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曾經指出宗教是一種集體表徵（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而宗教儀式會激發和維繫一個群體。群體的成員會因宗教儀式而凝聚起來，而且情緒亦因此而高漲，形成一種亢奮狀態（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各成員以宗教的活動為中心，共享同一道德情感，成為一個道德社群。²¹

由此可見，宗教信仰的儀式能夠將鬆散的群體團結起來，喚起了集體的觀念，將個人附屬於群體之中。西國大王廟的孟蘭勝會就做到這一點。不少昔日的村民仍會因這個共同的宗教活動而重新回到薄扶林，他們都是自發性地籌組管理委員會和籌辦祭祀活動。由此可見，他們對「草寮村」抱有深厚的歸屬感。

涂爾幹亦曾經指出，宗教儀式所帶出的神聖與凡俗的分別，而圍繞著神聖事物所發展出來的宗教儀式會令到部落的成員分享同一種情感。這才是最重要的。²² 在這方面，「草寮」舊村民的行為印證了涂爾幹的說法。所有來拜祭的善信，包括管理委員會的幾位成員，其實都不大瞭解西國大王的來源和傳說。他們依從長輩的傳統，年年拜祭。他們皆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可以有一個機會重新把「草寮」的舊村民聚集起來，這個才是令他們年年回到薄扶林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孟蘭勝會當日除了祭祀外，他們亦聚集在一起談天說地。²³

然而，從孟蘭勝會的儀式中，仍可以找到不少涂爾幹理論的局限性。首先，據莊先生指，以往孟蘭節時，會有約一百多人前來拜祭。然而就筆者觀察，在今年的節慶中只有約五十多位善信前來參拜，而且當中皆是以 60 歲以上的人士為主，只有三人是比較年輕的一代。從數字上可見這個以西國大王為中心的群體正在不斷萎縮。其中一個原因是舊村民的後代已漸漸失去「草寮」成員的身份。謝先生跟筆者說，年輕的一輩，由於不在「草寮」出生長大，已經甚少參與祭祀活動，現在參與祭祀的骨幹成員大都是在上世紀 40 和 50 年代，在「草寮」仍健在時出身的村民。

四十多年過去，孟蘭勝會的規模已大不如前，而且參與的人數亦已逐漸減少。不少「草寮」老一輩的村民已經去世，現在主要的參與者其實已是「草寮」第三代的村民。²⁴ 年輕的一代甚少參與節慶活動的事件上，可見他們已沒有了一種「草寮」村民的身份認同，他們不在「草寮」長大，沒有在這裡生活過，對「草寮」的認識只能從長輩中了解，加上他們對於慶典活動亦沒有興趣。²⁵ 可以推斷，隨著時間流逝，西國大王信仰作為集體表徵和村民的身份認同，會不斷地萎縮下去。

這個祭祀活動面對傳承的問題。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的三位幹事年紀都在 65 歲以上，主席莊先生更已達 73 歲之齡。然而，年輕一輩都沒有意欲參與委員會事務。當筆者問及現在參拜的老一輩善信和委員，會以甚麼方法去保留現在的傳統時，委員謝先生說會做到沒有能力做時才再作打算。另一方面，由於現在西國大王廟的土地不屬於西國大王

管理委員會，而只是向政府暫時借用，故此他們不能隨意作出改動。雖然委員會已於三年前向政府申請用地，但卻一直沒有得到答覆。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他們就不能建廟發展。所以在沒有傳承和土地的情況下，這個擁有 115 年歷史的西國大王廟和孟蘭勝會可能就會在將來消失。

註釋

¹ 筆者以田野調查方法，透過觀察、訪問去蒐集資料。田野考察日期和地點為 2015 年 8 月 27 日，在薄扶林道西國大王廟。本文歷史部份的內容乃根據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的莊先生、謝先生、羅先生以及昔日「草寮」村民江先生、江太以口述方式所記錄，特此致謝。

² 丁新豹，〈薄扶林話舊〉，載明愛社區發展服務策劃，《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香港：三聯書店，2012），頁 14-21。

³ 「草寮」的村民是海陸豐人，而非鶴佬人。不過「草寮」以外的居民都以「鶴佬人」去稱呼「草寮」的村民，故此「草寮」又有「鶴佬寮」之稱，但事實上村裡都是海陸豐人。有關外人對「草寮」村民的誤稱可以參看潘樂敏，〈陳忠明：「同」樂「童」趣太古樓〉、溫國珩：〈陳詠梅：太古樓歲月忘憂〉，載夏其龍編，《內外縱橫太古樓：太古樓與薄扶林區歷史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2），頁 38、47。

⁴ 據幾位受訪者指，「草寮」跟薄扶林村亦頗有淵源。當時「草寮」村民全都到薄扶林村購買生活用的日用品。部份人更在薄扶林村成立一些小商店以維持生計。

⁵ 受訪者江先生指在五、六十年代，他的父親一天的薪金大約是三元二毫港幣。當時在薄扶林村購買一公斤米的價錢約是三毫八仙到七毫八仙左右，由此可見當時「草寮」村民的生活都是比較貧窮。

⁶ 據受訪者江先生指，很多村民小時候都會在村中的私塾中學習或到薄扶林太古樓的聖華學校讀書。當時「草寮」有一位來自台灣的老師，以每月二元五毫左右的學費教學。另外在太古樓亦

有學校。太古樓在今天的置富花園和薄扶林花園的位置。當時，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薄扶林建立了納匝肋印書館，不少在印書館工作的工人都在太古洋行利牧園附近居住，故工人居住的地方就叫太古樓。聖華學校是巴黎外方傳教會在 1951 年興建，原意是為在太古樓居住的印書館員工子女提供教育機會，之後更對外開放。不少薄扶林的居民都把子女送到聖華學校讀書，包括昔日在「草寮」生活的村民。詳見夏其龍、溫國珩，〈論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薄扶林區的傳道及慈善工作〉，載明愛社區發展服務策劃，《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頁 24-29。

⁷ 受訪者江先生指「西國大王」是他的祖父從家鄉汕尾請來薄扶林的。

⁸ 據記載在牛奶公司牧場發展的初期確實爆發過疫症。在 1896 年牧場的牛隻曾染上疫症而全部死亡。詳見丁新豹，〈薄扶林話舊〉，載明愛社區發展服務策劃，《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頁 14-21。

⁹ 村民習慣稱呼西國大王為「大王公」。到今天，昔日的村民以及他們的後代已不太了解西國大王原來的傳說故事。他們只知道他本身是一隻鬼，擁有管理其他鬼的能力，而且在潮州亦有相關的傳說。當初請西國大王到村裡來亦都是希望他能夠管理村四周的遊魂野鬼，以安定民心。

¹⁰ 香港民俗學研究者周樹佳先生在《香港諸神：起源、廟宇與崇拜》一書中曾提及，除薄扶林外，愉景灣稔樹灣亦有西國大王神龕。他在書中更展示出薄扶林西國大王神龕的舊照。詳見周樹佳，《香港諸神：起源、廟宇與崇拜》（香港：中華書局，2009），頁 223。

¹¹ 根據莊先生所述，福德老爺何時被供奉到「草寮」村已無從稽考。不過莊先生指，以前曾在村裡流傳著有關福德老爺的故事。福德老爺以前是一名幫貴族打工的人，會保佑人家富貴，故此供奉福德老爺以祈求家家富貴。

¹² 根據莊先生所述，東山姑婆媽是他的母親於家鄉陸豐潭西公社東山村請過來的。相傳在村裡有一位女士常常會在祠堂幫忙照顧小孩子，並給他們吃糖果。後來她嫁到另一條村莊，不過

不喜歡新丈夫，想要逃婚。在逃跑的船上，本來平靜的海面突然遇到風暴。此時，她打開雨傘，並把雨傘倒轉成碗狀，自己站在傘裡，用手握著傘柄，乘風而去。之後一股龍捲風出現，把她吸走。從此人們便拜祭這位女士，取名東山姑婆媽，以保佑孩子。而莊先生的母親亦從家鄉把東山姑婆媽請到「草寮」村的宿舍以保佑孩子。

¹³ 筆者見到在廟內張貼了一張告示，內容為「各位善信，請勿將神位供奉本廟中。」可見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拒絕供奉新的神祇，所以廟中的神祇都是昔日「草寮」村民所拜祭的，沒有其他新供奉的神祇。

¹⁴ 本章節為筆者的田野考察內容。日期和時間為 2015 年 8 月 27 日，早上 7 時 30 分到下午 2 時 30 分。

¹⁵ 據謝先生解釋，當初村民搬離「草寮」後，土地重新變成官地，村民名義上不可隨便在西國大王廟舉辦活動，故此一直收到地政署的警告說佔用了官地。直到十年前在地政署的壓力和建議下，莊先生和趙先生等人向警務處警察牌照課申請成為合法的非牟利組織，自此可以在西國大王廟舉辦祭典活動。

¹⁶ 據趙先生指，每年在孟蘭勝會和尾牙聚會，「草寮」的舊村民，包括已移居海外者，都會出錢資助籌辦活動。故此，現在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已有一筆充足的資金，待地政署批地後，即作建廟之用。

¹⁷ 委員會的衍生方法是各位古村民商討後共同推舉的，屬義務性質。現屆委員會只有三位成員，分別是主席莊先生、司庫謝先生和秘書羅先生。

¹⁸ 據筆者統計，孟蘭勝會當日，由早上八時到下午二時為止，共有 54 位善信前來參拜。當中高峰期約在早上十時左右。

¹⁹ 據委員謝先生指，整個廟宇的運作和各項活動的開支都是依賴善信的捐獻。西國大王委員會註冊成非牟利組織後，亦能向稅務局申請豁免繳稅（圖十六）。

²⁰ 莊先生說「我們這裡的村民很多都做到社會上有名望的人士。有醫生、警察、律師、消防署

長。他們久不久便會回來，大多在尾牙聚會時回來。」

²¹ 涂爾幹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臺北：桂冠出版社，1994），頁 44-49。

²² 涂爾幹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 37-44。

²³ 據筆者觀察，當日有部份善信會留在西國大王廟一段時間，並且互相以海陸豐方言交談。可

見孟蘭勝會給予「草寮」的村民一個重聚、交流的機會。

²⁴ 由 1886 年建立「草寮」開始到今天，當日的海陸豐人已經繁衍到第四、第五代。

²⁵ 據筆者觀察，孟蘭勝會當日那三位比較年輕的善信都是陪同家人一同前來。當中一位年齡大約二十多歲的女士是陪同母親前來的。一位約高中生年紀的男生是陪同祖父一起來到拜祭。還有一位大約是十歲左右的男童，他是跟姨婆一同前來的。

活動消息

春季田野考察 2016 Spring Fieldtrip

2月27日
Feb 27
(Saturday)
9:00am - 12:00pm

西貢鹽田梓村文物與服務
Heritage and Service in Yimtintsai, Saikung
集合地點與時間 Meeting time and place:
8:45am Saikung waterfront near Tong Kee Restaurant

3月6日
March 6
(Sunday)
9:30am - 4:00pm

新界農村社區的轉變：新田與菜園村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New Territories: Santin and Choi Yuen Tsuen
集合地點與時間 Meeting time & place:
9:15am Santin Village, Yuenlong

4月9至10日
April 9-10
(Sat-Sun)
Whole day

南沙魚窩頭及東涌的社區與文物
Heritage and Local Community of Yu Wotou and Dongchong, Nansha
集合地點與時間 Meeting time & place:
9:00am Lok Ma Chou Railway Station

4月10日
April 10
(Sunday)
9:15am - 4:30pm

灣仔南亞裔宗教社群：印度教廟、錫克教廟、清真寺
South Asian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Wanchai, Hong Kong:
Hindu Temple, Sikh Temple, Islamic Mosque
集合地點與時間 Meeting time & place:
9:00am Hindu Temple, Happy Valley

報名及查詢

電話 2358 8939
電郵 schina@ust.hk
網頁 schina.ust.hk

REGISTRATION & ENQUIRES

華
南
研
究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
Organized by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